



贈周且漁六丈歸嘉善序

樂乎子之歸也乃復無有知我者益復無有諫我者
我非惡子知且諫惡知我諫我二十餘年而乃日增
我故也不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難免乎今之世孔
子教我矣子之教我也殆亦猶是徒旬日浹歲諄諄
然效俗多口以爲誠曰有皮氣有皮氣嗚呼相鼠尚
有皮凡物疇無氣於萬無皮氣之中而僅子然留一
有皮氣真種子爲參兩模樣是天地聖賢所宜保護
珍惜以免乎今以傳乎後而皮充氣直恃此將終身
焉無庸慮且巧令而生富貴不如不巧令而死貧賤
孔子不又云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死貧賤而徒
巧令也不如且充我皮直我氣以正受乎命與天子
且老矣皮漸漸消氣漸漸餒亟以諫我者反焉自諫
庶不負我二十餘年知子也古人贈言以道義相勗
我雖不先子聞道然於言也不容已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慎勿以死貧賤自懼而妄慕人生富貴歸而求
之有餘樂矣他年或重握手於鴛湖茗畔相證相慶
皮尚是氣尚是則二十年來知我諫我之故當亦釋
然解已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送魏默深序

文言所以明道交友所以衛道得時而行其言衆有
力者負之與趨吾道幸甚天下幸甚不則特立於庸
伍貞其艱確乎不拔兀兀以言肩道言不可久至不
得已而有文夫豈自爲不朽計哉思道之何以不墜
地甘受舉世鋒鏑而無敢厭耳然至是而望若兄弟
手足之足以禦外侮扞衛吾者益急矣執固與負之
與趨者逆順異矣異則不可復得鋒鏑日以衆望衛
之情日以殷遲至數十年或得一材而識未定或識
已定而學未充懷然懼憬然意忽有一人抱大器於
此識小識大咸受焉小用大用咸宜焉十世百世咸
知焉年少於吾而已勝吾學不惑衆而可服衆如
默深先生者是不僅爲吾身幸不僅爲吾身得兄弟
手足幸而一旦別余決數千里行余之自咎當何如
自咎深不禁重爲道咎也然先生固抱道往矣往而
自得兄弟手足也未之或知非兄弟手足而亟亟於
道之諸於衆也出此入彼似是而非其間不容以息
願勉哉吾之所以愛先生重先生不忍別先生者非
吾兩人之私也先生鑒諸

送包慎伯序

龍隱雲中人見雲不見龍於是乎神龍怪龍孔子謂老子其猶龍乎則孔子誠見之也見則八十一鱗視若掌上紋何神之有夫孔子天也天無心見龍龍蓋自見然老子獨見於孔子不能更見於眾人眾人於是乎神老子怪老子余走南北數十年橫目二足無知愚賢不肖羣然神而愛之曰包慎伯又羣然怪而惡之曰包慎伯於虜龍耶雲耶愛惡之者其果見之真耶果愛之者是而惡之者非耶果龍余弗神怪之且將使人御豢之初聞其名未見其形今乃遽然於龍之善自爲雲非雲則龍弗靈慎伯亦靈矣哉潛而若見見而終弗受御豢於人余是以神慎伯慎伯一再見予而遽欲天矯去使余不能撥雲示人人終見雲不見龍幾疑雲常有龍不常有且謂雲非龍自爲雲中必無龍也余以是怪慎伯

送安芝慶序

渡江而南山之麗者慧爲之導水之清者亦慧爲之導余館東林有年館勺泉蓉澤上又有年然余好山水不如好友好酒好古書之足以佐酒與友諄復者故舟車所過名山水寓目焉而已否則手一編而胸爲之構意爲之造巖壑靈奇離離焉如前几席更獲一二好友酌斗酒上下議論披肝胆夷畛域各出所長裨各所短則山水之精注于口灌于心終身焉而神爲之怡意爲之往余見山水之英鍾而爲人或合或分分則大抵有四曰奇特曰蒼古曰曠逸曰秀雅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慧之唐鷺廷鍾奇特安蓉溪鍾蒼古安西林鍾曠逸安芝慶昆季則其鍾秀雅者也自余再至京師慧之山水皆頰首送余四五年來奇特蒼古曠逸秀雅之氣日往來于胸中而徒構焉造焉不得接于目注于口灌于心以爲恨焉丙戌春芝慶赴禮部試余喜四者得其一急招至几席前晨夕置酒修前好一時都人士之秀雅者汲汲焉思芝慶爲之道偶出焉以視人人爭寓目矜快事不數月秀雅之名益著有力者攫之去而余之几席間僅旬一至月一至焉至則窮日夜而後返返卽累日不懌今將別余歸與其昆季

調旨甘爲高堂奉時倒牀頭釀重合奇特蒼古曠逸
諸君子俛仰觴詠如曩日而余獨不得廁于其列余
則何以自慰也芝慶歸芝慶誠有以自樂歸其爲余
慰三君子余雖不目接慧之山水然山水之英之所
鍾猶日往來于胸中而不置云願諸君子勿以余爲
念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題蔣秋吟奏議

宋范祖禹論諫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時以爲賈誼陸贄不是過也而卒竄徙終其身則以章惇之報私怨故於虐怨豈在明玉剛則折今觀秋吟先生諫垣焚餘錄及巡城事宜與所以被謫之由夫剝消長應不異於古也且先生以文章經濟負海內重望夙矣望愈重則忌愈深况復以剛直自見度能免於讒中者幾希而猶得以解官泊處著書上陳不可謂非生當

聖明之大幸也使天下後世盡得誦先生之文知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先生之人與古儒臣等海內之所以望先生者亦可以無憾矣願先生抱道自重思可爲天下後世法則區區得喪之故不足存不足存也

汪醒泉廣文遺照序

醒泉先生超世士也少聰慧年十四補邑弟子員十五食餼上庠隨父吾山先生靖安縣任後以明經異等司鐸滁州性瑰瓌不羈歷覽名山大川所至載醇酒挾歌姬必遠窮屐齒盡日耽盤而後已中年後以吾山先生官逋家貲盡落顧怡然不以置懷日益放曠以迨歿齒此蓋胸中自有所得不以貧富爲得喪者歟歲庚午其嗣君小溟以詩遊京邸出遺照索序于余余觀圖中之布置與諸先生之所品題於先生之爲人殆亦僅得其彷彿而余又何足以盡之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題任階平寒夜寫經圖序

予嘗謂經學之不明自字學始字不本經雖日抱晉唐碑帖研摩酷肖而於字之本原茫無一得惡在其爲識字也世之虛憍恫喝動以鍾王狀貌凌厲一時展轉承襲至終身誦經徒識字之近似而不知正形者比比皆是蓋父兄之教不明而少年英邁又皆急急于進取讀未盈尺書已作狀頭想若煩重如十三經注疏本使讀之而又寫之嗚呼是不惟不敢亦不暇余初見拙老人所寫十三經文字以爲張參唐元度之後一人而已今歲夏仁和許玉年先生出寒夜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寫經圖示予俾叙其末其言曰任君階平爲子辛已同年友蓋釣臺先生之曾孫也篤嗜學能世其家勤勤懇懇數十年如一日嘗手寫十三經文字及注疏之可采者復參攷同異印證古今成經學質疑一書爲人樸謹勞謙大直若訕恂恂有國士風年倍長子而其精思食古於子且倍甚於虔至矣夫士生三代下其所爲學與仕孰肯務其迂且拙者不務之甚吾恐聖賢之道將於是乎熄觀階平先生之所爲其拙更甚於拙老人顧不欲自鳴其拙則淵源之有真也願先生早出是書俾天下之作狀頭想者多一二識

字人是亦吾道之大幸也夫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補

劉百庵下旭氏空合度以卷好梁姓

在平江州...

...

...

...

...

...

...

...

...

...

...

...

...

...

...

...

...

郎省齋

若曾

五十壽序

代

古未有不篤於親而能愛君及民出大謀集大事者
代州郎與馮爲著姓而郎稱最先忠烈令滑時郎靜
谷先生知府事癸酉秋九月七日猝聞匪變守先子
仲秋奉委他往城之官吏士民因譁然莫知所措而
其中出謀發慮指畫有司官開府庫集兵民嚴防禦
使賊謀不敢覬覦而郡民得案堵如故者則惟我外
甥省齋先生在先生子郡守爲叔父時以府經歷効
力豫省河工河督曉園李公嘗深與之楊宮保勦匪
過先生曰能欲以襄軍事而先生思庶母在郡署郡

德輿集

傳經堂藏版

守已先從軍次守之母先生之嫂也年亦高辭不往
然軍中芻糧運給猶兢兢焉若忘其身之在事外者
乙亥居庶母憂三年盡禮起供職東河署榮澤主簿
秋黃水漲上堤頂九晝晝夜率兵役搶護兵役亦感
其勤而思奮焉故獲保堤埵甚多嗣馬營壩口漫當
道令別決他口以符奏案先生力陳其不可當道再
三嚴飭循前議爭亦復再三乃止俄而悉其瘁于役
也意爲調劑之委辦雜料厰事務卒益勤慎不敢私
或有賁千金爲餽者瞿然曰是何來是可受也謂吾
君何謂吾民何噫使非先生天性過人積學與識之

堅且定若是以泰所聞逐功名從萬里行翫然棄親

不顧早夜孳孳求所欲欲苟不遂則必計可侵漁者
以結于其長冀其長少假辭色則竭力揣其意之所
向諂媚逢迎窮其術而後止及既窮而回思曩之所
得與所以失鮮不抱慚于先生者何哉蓋自少馴習
賢父兄左右壯而欲行一跬步如將弗及意至篤也
初先生兄醒石公秉臬直隸今先生適官其司經歷
得目擊邦之士民誦其流風遺韻一如滇南之頌雲
會封翁也先生其亦可驟然進一觴矣先生交先忠
烈深且久泰又以館甥得奉教于先生今先生年五
十矣四月五日正屆攬揆之辰戚懿朋好咸思所以
壽先生泰幸隨先生三子後綴一言以博長者歡願
長者有以申教之

德輿集

傳經堂藏版

族子藹堂六十壽序


族有以長者著稱而實有爲父子兄弟足法者別畧
亥塘其養性也和其接物也易其臨事也毅其教子
也寬鄉黨姍族有所疑則之亥塘有所急則之亥塘
排解調卹稱人意余是以重亥塘且重與凡爲父兄
子弟言者之能自其身自其家始也余家居日淺性
不諧俗以故年少于率迂余怪余余嘗慨人心風俗
二十年前後遷改至是過此幾不堪人憶亥塘長余
二十五年得見吾諸父諸昆行已持家多古風曾謂
一再傳而乃家庭睽隔昏聩爲寇出入語言伏機穿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比比如斯則其爲慨慕當過於余且倍已人心如是
讀書奚爲亥塘爲秀才數十年其同時先後入學者
真積力久較今之儒衣冠者視相去何如而亥塘三
丈夫子已兩爲秀才卓然振拔不爲俗學拘不爲陋
習漸且行已持家於吾家素風爲兢兢於虐善矣鄉
人之言曰天之報長者宜如是又言曰天之報長者
不宜如是靳於其身者必不靳於其子孫長者之子
孫必得富貴利達爲鄉黨宗族光也然吾謂積善餘
慶善與善相迎氣相感天無意也卽天有意天之吝
賢子孫每甚於吝富貴彼富貴而皆孝子悌弟也則

富貴無所加彼富貴而不盡孝子悌弟也則富貴適
滋累也余見亥塘三子雍雍穆穆爲吾里後進子弟
冠私心竊慕之蓋所重在此不在彼也今年四月二
十一日爲亥塘懸弧六十之辰朋好戚里無遠近咸
進言爲壽又郵書京邸倩余序其端余故樂道之以
爲族中子弟勸也乃爲序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師母趙太恭人七十壽序

道光三年歲次鶉火日躔箕三度戊子爲師母趙太恭人七十壽辰子婦女夫繡雁垂魚濟濟拜于前孫曾外孫奉鴻冠霞躡隨于後一時海內知名士凡與稱同寮同榜同業者競僱詞櫛字製錦屑金以爲壽而太恭人之孫理卿舍人師于蔡明經柱原明經交余久故舍人之同官者復介明經乞余言以附于諸君子之末余惟古者閭必有史人克用勸而女子之德亦必有女史紀之縱以文壽人之例肇于元之虞楊諸公壽婦人之例肇于明初諸公而詩之頌魯侯也援壽母以及令妻榕邨李文貞謂古人未嘗不及此矧于人之情有不能嘿而已者耶雖然凡正位乎內者求其克全四行七誡十二訓如太恭人者尠矣初樸園先生備兵淮徐時元配張恭人有二子尙幼思得淑女以助遺氏之造而太恭人來歸年未及笄而已能攝行中饋事撫二子如己出可不謂難與二子長啟堂今官海州直隸州知州次肯堂今銓補東河通判加同知銜太恭人以己子瞻堂貴

贈太宜人

今上登極以蔭堂官累

贈如今封蓋太恭人身

字三子伯蔭堂今官兗州府泲河同知加二級仲瞻
堂前官江防營守備叔覺堂今候補河南知縣女子
二人長適祖杏塘兵曹次適張蘭垞州牧諸孫皆優
子仕諸曾孫皆優子學理卿爲蔭堂子已外領鄉薦
今官內閣中書由是觀之天之報施善人于太恭人
爲不爽矣太恭人以順爲事以嚴爲教數十年懇懇
勤勤不大聲色而手滄萬箱之所司錄九宗三鄰之
所待命濟之以儉以慈菽簾紙閣未嘗踐廳屏而僕
從無不歌其淑德今太恭人鶴髮且種種矣康強善
飯猶如四五十時曾元裙屐繞膝怡顏又得賢子令
孫胥宣文蓋武爲邦家光爲潔白養詢哉其可以韞
然進一觴矣若夫家世之華與先後繩武者仁聲之
播則諸君子業知之而言之矣余又烏足以知此是
爲序

復徐令書

治有本末教有先後長民者不聞其要故黑蜥足以
致雨而反用騂旄也狸頭足以愈鼠而反用斑虎也
泥丸可以彈鷄而反用隋珠也來書鋪列艱鉅侈羨
往古固騂旄斑虎隋珠也薦之于墀放之于巖秘之
于篋則得矣否則施天球于柱礎與砂礫同驅顏閔
爲執爨與臺皂同故君子相時而動因地而治使俗
有紕兄者與攘雞者比則必先革紕兄者奪牛者與
證犂者比則必先懲其奪牛者豈攘雞之可置證犂
之果直哉本之所在事之所急君子以爲弗敢緩緩
則悖矣且四竟弦歌難強無褐無衣之輩三秋茶網
難求勿翦勿伐之思有令于此比戶懸磬曰子揮絃
束矢盈庭曰子置酒足下其謂之愠解與政肅與吾
知足下必不謂是夫斡胥不除則斡民不治貪心未
淨則貪儉難除足下試三復之當得僕之所謂本與
先固不遠矣端本務先如衡應物因時因地如月應
日僕前言導民如導牛者蓋謂是也足下今以民爲
鹿爲虎夫民性非野上以爲野則牛之犇也烈于虎
足下曾見尾不見首耳今以後願足下引其首勿引

其尾

復李明經書

承惠某舍人集兼謂僕沈酣經籍抉闡天人當得若輩數人傳其緒要以爲天下後世用僕隱約自甘沒身書蠹絕不欲張皇以博浮譽屢讀某集文筆俊邁突過凡鶩惜未知繩尺結構每拾佛老糟粕自文其陋至于傲眈師長觸抵忌諱年雖少抑氣之未馴也若目之爲經世說是直朝菌不知晦朔耳豈有慕于徂徠剖棺之禍而故爲妄作耶夫徂徠尚折節師事泰山況高風篤行萬不得徂徠之一而信狷謂人莫已若也鮮不及矣致用雜記德輿子兩稿均收到某集隨紀奉繳足下旣與舍人交見時當以孟子養氣之學相勗且勿先高談時政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吾人觀法聖賢惟孜孜盡其在己者而已守先待後分內事也僕願與足下共勉之不盡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祭姚郎中文

嗚呼公惟人特仕學並式天喪斯人人罔不盡夙賦
徇齊文成莫抑爰登進士薇垣供職積遷部郎卅年
修飭家室不攜車服不飾公而忘私肅肅翼翼出試
貴陽衡材不慝分校禮闈人惟公得盛集門牆公曰
爲國不伐不矜賢愚胥植歸斯受之有教無匿動容
周旋爲多士則先後從公承裾如織公學自勤誨人
迺殖我亦欽公聞正思默非人得知知難盡測惟敬
惟誠惟公碩德公疾如仇貨利聲色難不強人廉斯
儆墨破屋陶然稽古獨力離離詩文蘇曾合域置酒
歡時禁言漏刻公樂在斯遑問通塞行公絕倫學公
解惑今也則亡憂心孔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祭章明經和會文

嘻乎君生與余同歲幼因陳子知君夙睿長益矜行
超然拔俗恂恂與人惟見可欲矧同臭味如醪如醇
人謂余拙君諗余純幸皆壯年出入相顧歌泣與居
朝朝暮暮且天生才良則必老引領望君同肩斯道
孰知棄余如是之速豈情至人乃爲情感恨余趨視
君已曠疋蒙莊與窆莫爲君研計理推數決不有他
人百難贖傷如之何死者悠然生者孔急千古一心
欲訴曷及嗚呼哀哉尙饗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哭王勗齋明經


噫勗齋而竟死耶君閔余弱每食勸余餐漏深勸余
息持卷握管懼余疲而君固善食善息善惜其思也
而竟死耶君推人星命謂十不失一卜人休咎百不
失一而竟不能自推自卜耶初取教習時猶言運將
從茲轉也不數月而乃轉于死耶初館是言將終始
是余謂或數月或數年耳而竟終于是言固若是讖
耶君述先世皆壽考官皆儒學吳玉坡相君僅得知
縣君且喜且惡而竟不及相者言并不得如君先世
耶嗚呼靜者壽厚者壽和而緩者亦壽充膚革強筋
骨節儉寡慾部署精到者皆壽君具是而不壽是天
也夫是命也夫余勢孤子也君恤之余性剛介也君
誠之余運屯蹇也君憐之余急所事違所同君寬之
諧之而今已矣君有妻有子有女有甥而皆不得哭
君而獨余哭君君其有知願勿以妻以子以女以甥
重累君魂日炎炎風烈烈路悠悠魂其徐徐歸勿重
悔虛名之不得徒幽幽五千里行又勿念館余殯余
累余傷余余哭君余猶以一心送君徐徐歸君其知
之否也悲夫

德輿集

趙辰齋傳

同邑趙辰齋諱景雲初字伯龍道器也師費芷卿習制藝芷卿師姚鏡塘故爲文多可法而詩律尤精余再至京師求可與共學人絕少一再見辰齋樸謹寡言笑察所嗜不屑屑以俗學自囿雖未及與余反復答述余已深器其爲人其父竺泉丁丑進士官刑部郎中時交余未悉余故不得語辰齋學而以爲年甚少徐有待也竺泉以其兄無子命辰齋爲之後聘同邑張氏乃歸取焉昏有日矣疾作於昏期之前三夕八月初一日卒其生以嘉慶戊辰正月初一日今年道光丙戌年十有九余語竺泉不得以長殤喪於禮得爲其兄立孫示尊宗且愍賢也初辰齋數私語芷卿曰某見凌先生其中有主以有主之言發爲文章是將不朽嗚呼善父母兄弟如辰齋亦可謂知所主矣天苟假以助余而益之學斯道斯文庶或寄之嗚呼辰齋南旋時猶謂芷卿凌先生歸時某能於碧湖浮玉間常左右先生樂雖萬鍾不易余聞以爲徐可待也而竟不能待耶天爲之人爲之耶胡頑者壽而靈者夭耶在竺泉喪一亢宗子而吾道失一傳人道之蹇耶運之孤耶竺泉屬余傳辰齋其果能不朽屢

齋如其言耶生英死靈呼吸千里其當不消滅于黃
茅白葦而夢寐通余耶噫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與蔣香度舍人書

別後水陸行凡匝月抵京師卽往謁叔卿二世兄揖
呈竹報兼候起居親其淵懿之度奧璞之容而後嘆
士君子入必賢父兄出必良師友爲之輔乃有所脞
胎濡染湛於經而合乎道嗣謁柏秋坪先生先生言
吾友之能文說經者唯香度厚堂香度南而厚堂復
北是天之所以佑我也出別名錄二十四卷及六不
居士集屬塾序其首別名錄止可亭中堂笠帆撫軍
兩序而六不居士集題跋不下數十中惟先生後序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以不學而作如先生之貫乎道而發爲文積數十年
參稽講論淵然寂然以日以年不拘拘於古人開闔
操縱起伏頓折之恣而揚之斂之合之離之如雲之
垂天如泉之赴壑亭亭焉灑灑焉要繩之以南豐謹
嚴震川清潔仍若以手印掌不差銖黍此豈悠悠目
食之倫模詞擬字所得襲而取之者哉塾學此幾二
十年所爲文率千百計十五年前先生見爲似雪苑
似隨園及秦小峴司寇所點定者悉已焚棄近年亦
隨佗隨散勿勿半生迄無成就生平所愛敬而深得
益者無如先生而卒以南北奔馳就正日少去冬棲

厲吳門得朝夕往復議論夏辱銘先大夫墓闡幽顯
晦傳之久遠爲世世子孫楷式塾之感激當與先生

之文相依於不朽今春樞衣謝別復寵題註經圖拙
照醇雅篤摯摯抑謙冲殆非若塾之所敢當者臨行

時先生重憫其孤子輔以紀綱諄諄世道人心無纖
不悉於辱先生之性情若是先生之文章亦若是塾

嘗謂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夫子之文章卽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六經皆是也離性道而爲文章雖有上下
馳騁之概而視之熊熊按之寂寂秦漢以來號能文
者不知幾千萬矣乃接踵變化求其所會心與其所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得力者不過數百家最著者不過數十家其數十家
中必以孝弟忠信爲本以禮樂詩書爲用以左國史
漢諸子百家爲部伍校卒而錯綜範圍古與今不相
及師與弟不相假孤詣苦心窮窮兀兀屏世俗之俶
詭妖冶浮薄迂疎獨往來于絕足空羣之處無意大
功名而功名太無心存關係而關係存庶其聲光氣
魄歷久長新縱抱一時之詘不在萬世之信古所謂
文以載道又所謂通經致用者如是焉而已願先生
其有以益之易翼見改第六次改後或可桀定學春
秋理辯卷帙繁重雖易藁已八難遽定也德輿子內

篇已定先呈上外附集選律二首石菴碑刻八頁山川阻修諸惟珍攝裴鴻北遘尙惠嘉音不盡

德輿集

傳經堂藏板



開創

卷之四

與許清士御史書

伴來蒙賜書及東里先生燼餘集適它出未遑肅使
拜命罪罪東里生論列經術派別及與友人所諄復
眉能自得師絕不作一寄人籬下語縱結構未極謹
嚴辭意未能婉折而于古人所以爲文之故要已深
得其秘蓋作文先貴養氣氣盛則肆肆而善養之則
醲矣醇而後肆乃底于成近代諸大家率不知所以
養亟亟焉先求其醇是未博而遠約也約之不似則
襲取古人之類剽竊古人之辭而故爲馳驟之廉厲
之思自附于韓柳歐曾之後陋者闖入漢魏訓詁以
示其博或入賈董策論以示其辯或入程朱語錄以
示其正甚則摭拾緯讖及二氏微言以矜其怪與隱
其卒也不爲龐雜則爲虛廢求如東里生之邁往無
前閔中肆外者見亦尠矣東里生其果深于養氣而
能肆者哉某讀其與嚴九能書自述其所嗜及其所
困不自知涔涔流出也以彼之才充彼之志豈斷斷
焉以文章自暴而已卽文章所至又豈欲盡于是而
自足顧乃重厄之俾止于斯且并其止于斯者幾欲
漸滅殆盡而後快造物之所忌書所稱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者誕耶幻耶古人其欺我耶雖然世跡東里

生一桑戶甕牖之子耳而乃被 當代儒宗與之左
提右挈若是今其文猶得以燼餘見者不可謂非東
里生之大幸也東里生之爲感當何如否則風颺電
閃煙沒不彰如汪漢郊王木齋其人者又烏可勝紀
非有萃道德文章負天下之重望如長者昆季其孰
能表章而湔拔之伏維長者推所以愛二子重二子
者澤及天下之抱道而未著者則吾道幸甚天下幸
甚

德輿集

